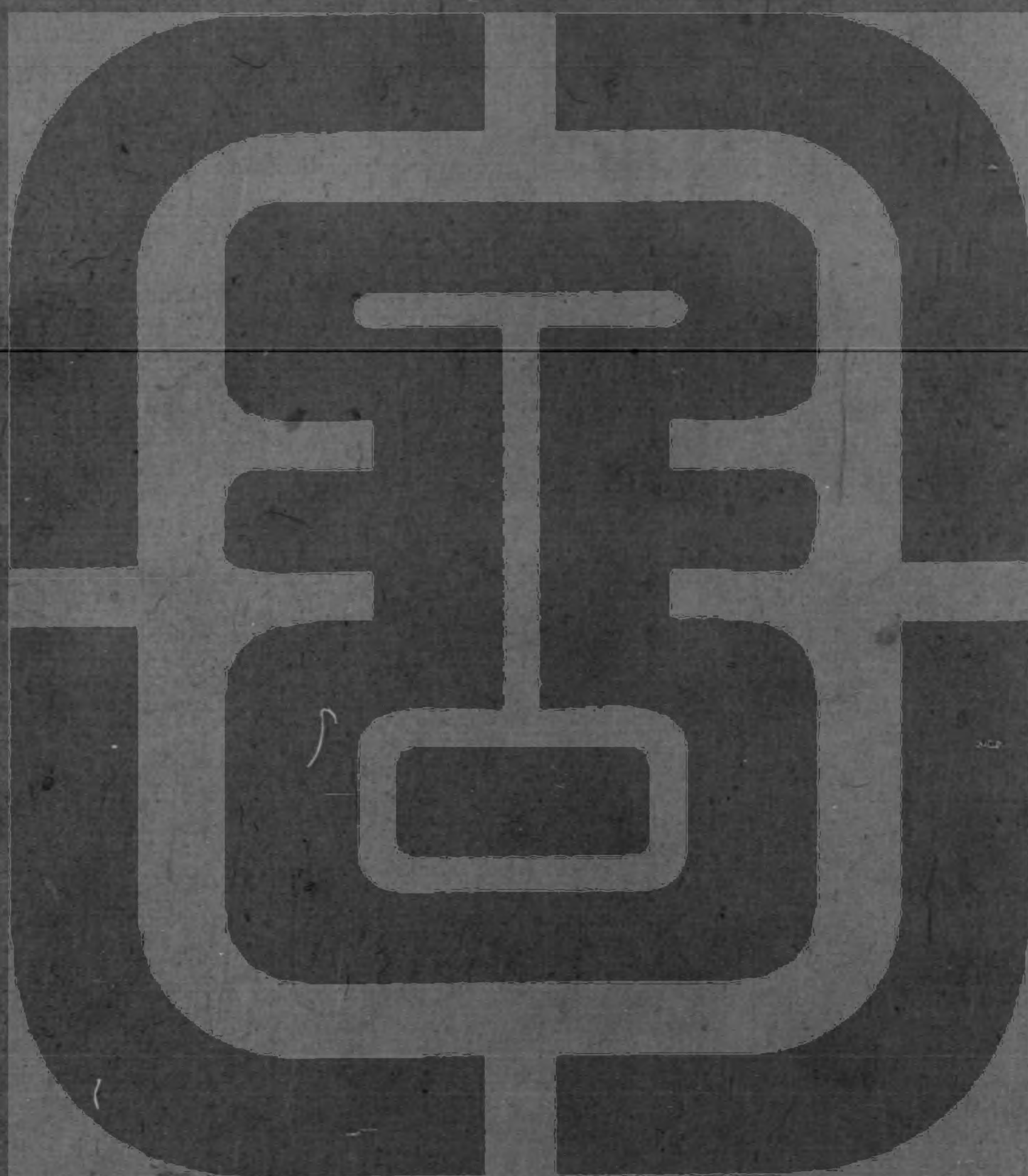


溟



戰國策譚極卷第九上

燕

東有魚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

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西而樂浪玄菟亦屬焉○按魚陽今順天府

薊州北平今永平府遼西今永平府遼東今遼東都司上谷今順天保安府易州代

郡今代州鴈門今山西代州涿郡今順天府涿州易今保定府易州容城今保定府

縣范陽今順天易州新城今保定府縣故安今安州易州涑水縣涿縣今涿州良鄉

今順天府縣新昌今保定府新城縣渤海今滄州樂浪今遼東永平府地亦是玄菟

今遼東朝鮮

文公

桓公子元年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

傳亦云正曰奉陽君李

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訛也此策有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

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為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羨也

大事記以此章備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下又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

削去捐館之語愚嘗辯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為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章知

決為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之噲之後昭王

未破齊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代厲事有類者皆

附之秦則此類也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

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

謂以

燕合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

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

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

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

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

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公

年表燕惠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

恐出奔齊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

八年蘇秦說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不應遠舉非蘇秦約從時其以權立權謂外以重外以事

臣汝成曰以蘇秦之智又何必資於李兌也

貴並謂齊趙正曰以權立者謂燕破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微弱必重外以事貴外

與貴謂他國齊趙之屬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之交

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燕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

燕亦不能信齊矣合趙而外已齊疑燕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宣

曰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奉陽君曰善乃使

使與蘇秦結交正曰此策非文公時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

鮮屬樂浪補曰朝鮮箕子所封遼東并州北有

林胡樓煩補曰見趙策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補曰正義云雲中

歲六世而亡

蘇轍曰燕至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又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從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

田藝蘅曰碣石鴈門不得在南也

楊慎曰說燕王自至天府者也誇言燕地廣兵衆富饒也次言燕不被兵者以趙蔽其南也秦不能踰趙而攻燕而趙則能攻之意謂無趙以蔽之則燕被秦兵矣此只是唇亡齒寒之喻但

郡城在林榆縣東北九原郡城南有呼沱易水出涿故安補曰呼沱見前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滹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良鄉西山大事記引此二條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

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

門之饒并州郡補曰正義云碣石山在平北有

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

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

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

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救於其南也秦趙五

詞氣激昂竦動
人主之聽耳
馮觀曰趙為之
敵此燕當得趙
也趙難燕易此
燕當患趙也說
得要領故文侯
首肯之
許應元曰秦不
能害燕則燕正
宜自固山東諸
侯方有秦患趙
必不敢輕以數
十萬衆而謀燕
蘇秦欲恐動文
侯故設此難以
衷其間
田汝成曰東垣
當是長垣之地

張洲曰山東之
國莫強於趙而
燕與之隣是燕
之所最患者故
秦特舉以為說
茅坤曰燕所畏
者趙故親趙以
擯秦
唐順之曰趙不
得燕之從亦畏
燕之議其後

歸有光曰曾子
之策亦足自全
然於計畫未失
也末年禰授何
其謬歟豈差及
之耶

戰補曰設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救而王以

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

攻燕也喻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

猶繫正曰踵足後也徐曰猶言繼踵也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

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

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

垣矣垣謂城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度呼沱

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

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

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
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
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

補曰一本齊趙強國補曰一本今主君幸教詔

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

帛以至趙傳在說諸

權之難與齊燕再戰不勝趙弗救曾子文公孫

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

吾救不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文公曰善令

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後

言及魏冉知為文公未
年補曰大事記從鮑說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巳丑

田汝成曰憑口
惑人曾無定見
不知何以尚之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二

日史二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

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

而乎補曰索隱曰當時慶弔齊王按戈而却曰

却秦此一何慶乎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

以不食烏喙者木草烏頭以為雖偷充腹而與

董份曰方說六
國賓秦矣此即
以秦沐齊其反
覆不旋踵如此
使齊人詰之何
以施面自哉六
國為說士所愚
往往如此
表璋曰即以齊
事喻齊使人易
解易悟

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

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

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此食鳥

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乎對曰聖人之制

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

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正曰齊伐宋章
蘇代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

因敗而成功齊人紫敗素也而價十倍正義引

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

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按二章
所稱文意正同蓋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
利所謂名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
益尊也鄭許之平晉救

張洲曰齊取燕地則秦執之以為齊罪矣歸燕地與否秦不以為德也
張洲曰始以禍懼之既以利誘之戰國之士往往以此術弄庸生而盜世資

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備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鄢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

後頓首塗中

塗泥也自卑之甚

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有傳

田藝衡曰真反覆不信人也

田汝成曰後蘇代亦云此句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

唐順之曰凡十信守

張洲曰孝如曾參可移孝為忠無如伯夷正一心事主與其反覆不常寧信尾生哉此秦說之不足訓也

歸有光曰儀秦二子皆反覆小人然以儀校秦秦為差勝以其說猶近事也獨此說恃義傷道以修行為自覆以孝廉為無用傾壞心術莫此為甚

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補曰姚本作不可乎燕王曰可

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

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

夷不取素飧詩註素空也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

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國漢屬遼西今支餓而死於首陽之

山伯夷傳註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

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

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

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燕秦秦字疑衍且夫信行者

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

也自護其名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

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

營丘即北海營陵太公所封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

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

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

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

田汝成曰此喻尤警人
劉知機曰蘇秦答易王稱婦將殺夫令妾進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其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于明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說理以相比與及劉向著書乃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何其妾哉

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補曰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大夫妻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云云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

許應元曰忠信獲罪自古有之君子不以主闇易心不以時危改行其素所蓄積也且覆卮之妾寧當以獲笞忌棄酒哉

義益國亢高極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

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

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畧補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伐齊事為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亦無益謂守行義不成功名者之不足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公為反覆以誑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易王子元年慎觀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

田汝成曰凡十
一聞字皆託於
成說若不出自
已意者
陸深曰趙王惡
奉陽之專權故
蘇秦初說而短
之燕之權在于
大臣故代初說
而即游揚其群
臣下吏此皆揣
摩之術也

唐順之曰燕楚
南北相距不相
警援代說謬矣

東周之鄙人也臣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
竊釋鋤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
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
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王曰
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
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
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讐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
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
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

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

言雖知其讎以其
強故奉之不敢伐

曰夫

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

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

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

因喪見伐之怨
正曰說誤見後

身

自削甲札

札牒也甲之革緣如之正曰札木簡
牒之簿者甲用革為之左成十六年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

妻自組甲緝也治

之為組以穿札正曰景帝詔纂組註組今綬紛

也緝悲萌反鮑因莊子泝泝統

曰有大數矣

補

一本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數矣

有之乎王曰子

吳寬曰齊趙皆燕比隣趙邊秦而多故齊遠秦而無事故趙常自贍而齊數謀燕

重份曰轉王重語尤精采

解縉曰以久困之齊猶能覆燕舉宋包十二諸候見齊之強足以制燕

臣原曰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此必然之明效有國者所宜深慮

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即位至是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補曰司馬貞云年長也或謂齊強故稱長主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正南攻楚五年穡積散

穡積亦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正民憔悴士罷救

罷音地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並不書而又以其

餘兵南面西舉補曰姚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

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此時未舉也而下十

一章亦言齊以宋地封涇陽蓋宋策齊宣也所

拔五城正曰此言舉五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

邑而已蓋在滅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

即史所謂泗上諸侯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

欲得也得其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戰言之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

歸有光曰夫差以不好計而亡吳宰嚭以貪財而悞國前事不亡後事之師也長國家者鑒諸

田藝蘅曰二句千古名言

足以為塞補曰清濟以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救雖有

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者養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

以備敵濟西濟州以西也河北謂滄傳今濟西河北盡

以後矣封內救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

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毋弟以為質寶珠

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

則前言舉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補補曰一本有

子字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寇猶亂外敵不

可拒言不能制內則王自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救

其內謂亂於內補曰為此乃亡之之勢也彪謂燕昭

之舉實自代發之正曰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誤以為噲使噲能有志如是豈至

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

有賣駿馬者比三日比猶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

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立於市人莫

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補曰還臣

歐大任曰所謂天授名言

丘整曰羈旅之
亡疎遠之臣內
無與援而欲託
迹於人鮮不比
三且而市人不
顧矣

張洲曰為質不
足以為功而不
質則于燕實有
害陳翠之言於
燕忠矣於公子
未必利也何也
戰國尚質苟二
國之交惡則質

者受其害左傳
曰信不由中質
無益也明恕而
行要之以禮雖
無有質誰能間
之有味哉其言
也惜翠不知此
而假詞下公子
終身計誘婦人
之聽陋矣

李元齡曰與左
師觸龍之言大
畧同格

請獻一朝之費

元作賈

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

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

馬自

也喻莫為臣先後者

為之助也

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

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

自喻為馬則此

所獻馬之食也正曰

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

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

代傳說王曾已

乃使一子質齊正曰鮑因此指為王曾事然史云一子質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

未可定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

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

志焉

以殺辱之為快

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

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

也

臞少肉

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

者

補曰姚本無者字

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

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

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

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

終也

嫁則女之事畢矣封亦公子之終也

今王顯封公子百官持

職持猶守也封無功者爭之端也群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

封今主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補曰

一本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姚同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

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

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

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終身

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

乘車制衣為行具補曰此與觸龍諫趙威后同戰國所載事多如此然觸龍言

言尤婉切所以人多稱之

田汝成曰事強終是朝秦之事

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此燕字姚同王而不能自恃弱國

必得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

萬世之善計也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

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無如之何

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

不比不行謂之鱈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

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一山

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

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

田藝衡曰一喻魚

田藝衡曰再喻車

弱趙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

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

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通同舟而凌波至其

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

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

人矣三物者物猶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補曰一本

王上有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

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卑名之

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之卒者之猶其也卒猝

田藝蘅曰三喻越人由物及人田小及大故曰三物

陸深曰山東相合數句疑有缺誤

同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

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

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

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曰一本必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

故趙亡之正曰秦非助中山者補曰一本之伐

作久伐下句同姚並同○按趙策蘇厲曰楚人

又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

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與魏連兵中

山失助而亡史稱王父與齊燕共滅中山則齊

非中山與國也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善信矣

趙與齊燕滅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書已與

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十

九年胡服以來攻城畧地無歲無之何至此而始合齊燕滅之邪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立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綱目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伐楚而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且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謂楚魏連兵非此年齊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歟愚嘗因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非至惠文三年始亡特遷其今秦之伐楚燕必亡王爾以此數策觀之尤信

趙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

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

兵南合三晉也

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彪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

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正曰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齊策秦伐魏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

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

閔元作宣下並同正曰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伐燕子噲死在赧王元年

子合甚明辨見秦策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

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

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王何如對曰

楊慎曰自古亡國之君如二世任趙高指鹿為馬昏甚矣然胡亥好淫酒居中樂佚而忘于國事耳非知國亡而故為之也子噲之為君史不著其惡德但因說客一言而遂慕讓國至收印不得為君而已甘心北面惟恐失國之不早此

刃古今奇事也
田汝成口數結
與後同

司馬光曰堯舜
之聖非以其能
輕天下也乃以
其能全天下也
夫唯重天下故
必得聖人然後
授之禹之傳於
子非私之也苟
天下無聖人以
授之則非子莫
之傳矣夫父之
傳子非至禹而
後有之也蓋自

至民以來有國
家者莫不然矣
燕噲徒知慕堯
舜之名不知慕
堯舜之實誅于
奸言以陷于死
亡為天下笑豈
不悲哉孟子曰
以天下與人易
為天下得人難
豈非以燕噲而
知之耶
張洲曰堯倦勤
而舜攝天子事
堯未嘗去天位
也堯崩而四海
歸舜舜乃踐天
子位耳噲老不
聽政而顧為臣
則當時真有謂
堯率諸侯北面
而朝之事矣非
獨齊人有是言

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
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
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

補曰徐廣云一作厝毛其陵縣本名厝音謂燕
昔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韓子作潘壽

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
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
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
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子之大重
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以啓臣為益吏及老而以

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補曰姚本支黨

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補曰一本

無也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

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

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補曰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

此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日休不聽政顧為

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

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婁下正曰

何以知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

尹起華曰噲自以國讓之臣非子之之篡也然子之乘燕噲之愚設謀游說處非其據卒之君臣俱不能免均為妄人也已書之於策足為千古笑耳

田藝衡曰將軍而被誣初謀攻子之又云及百姓反攻太子又死以殉國何姓也
田汝成曰孟子之言僅一見於此

按索隱曰謂如武王成文王之業伐紂之時然此語

語與孟子不同倫文叙曰孟軻勸齊伐燕事孟子及尹俱不見獨見沈同之問而此策謂伐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似為勸之孟子一書為門人所成或抹殺之未可必第以渥王之昏德而動之此文武之事似非孟子之言也

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飭戒也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

小不足先後補曰正義云雖然則唯太子所以

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

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

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

怨元作恐補曰姚本作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

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

也使無孟子之書則人將此言之信乎要知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

無徵者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即大邑補曰可知

以因北地之眾齊之北以伐燕士

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年有

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正曰大事記云子噲安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之徒惜是名以篡國子噲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噲於是乎以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

尹起華曰曾自以國讓之臣非子之之篡也然子之衆燕魯之愚設謀游說處非其據卒之君臣俱不能免均為妄人也已書之於策足為千古笑耳

田藝衡曰將軍而被誣初謀攻子之又云及百姓反攻太子又死以殉國何姪也

田汝成曰孟子之言僅一見於此

按索隱曰謂如武王成文王之業伐紂之時然此語

語與孟子不同倫文叙曰孟軻勸齊伐燕事孟子及史俱不見獨見沈同之問而此策謂伐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似為勸之孟子一書為門人所成或抹殺之未可必第以湯王之昏德而動之此文武之事似非孟子之言也

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

公飭君臣之義飭戒也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

小不足先後補曰正義云先後並去聲雖然則唯太子所以

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

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

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

怨元作恐補曰姚本作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

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

也使無孟子之書則人將此言之信乎要知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

無徵者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即大邑補曰可知

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

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年有

彪謂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算齊閔

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

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正曰大事記云子噲安

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之徒惜是名以篡國子噲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

以堯讓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噲於是乎以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

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其國噲於是乎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論肆行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唯知實理乎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

蘇秦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

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

代侍元作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

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

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

田藝衡曰重前語

林夢鶴曰終字及後之事田汝成曰何不執而殺之

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

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

謂魏王哀正曰襄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

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

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

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

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

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補曰史復有代字之宋

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其國噲於是乎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論肆行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唯知實理乎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閱齊王怨

蘇秦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

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

代侍元作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

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

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

田蕪曰重前語

林夢鶴曰終字及後之事田汝成曰何不執而殺之

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

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

謂魏王哀正曰襄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

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

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

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

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

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補曰史復有代字之宋

楊慎曰說燕王則直言趙之不
足親信而不事
秦之足以亡國
事秦有援而無
齊趙之患大抵
雖反蘇秦之說
而趙為燕之南
敵者卒不能破
也六國之君皆
休其言而聽之
燕王曰寡人豈
夷僻處雖大男
子才如嬰兒嗟
乎齊楚韓魏趙
之君嬰兒哉不
獨燕王也不然
何為為張儀屢
哄而愚弄也

屠順之曰此舉
趙之狼戾無親
以恐動燕王

宋善待之

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疑自為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昭王

曾子補曰名平元年報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

補曰儀說在昭元年

大王

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

元作王襄子也正曰魏策稱襄子謂襄王即此

類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

注之塞

補曰勾注見趙策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

補曰索隱云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科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按韻書斗科音同

索隱皆

云斗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

曰即酒酣樂進熱飲

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

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

斟注也補口即酒斟樂中讀進熱飲

句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句正曰索隱云熱而啜之是羹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

因反

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塗猶汚補曰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

腦塗地正義云反斗倒柄擊也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

笄笄也

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

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

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事亦見趙世家大事記元王元年晉趙無恤滅代解題代北狄之

別也其國在今蔚州史記誤以簡子卒在貞定王十一年十二年滅代今從外紀古文又云襄

子夏屋之後見史記行如虎狼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遂以為臨大利決

大計非用仁義之所也

夫趙王

武靈之狼戾無親

如狼大王

楊慎曰說燕王則直言趙之不足親信而不事秦之足以亡國事秦有援而無齊趙之患大抵雖反蘇秦之說而趙為燕之敵敵者卒不能破也六國之君皆休其言而聽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才如嬰兒嗟乎齊楚韓魏趙之君嬰兒哉不獨燕王也不然何為為張儀屢哄而愚弄也

宋善待之

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疑自為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

補曰儀說在昭元年大王

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

元作王襄子也正曰魏策稱襄子謂襄王即此

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

注之塞

補曰勾注見趙策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

補曰索隱云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科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按韻書斗科音同

索隱皆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

曰即酒酣樂進熱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

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

斟注也補口即酒斟樂中讀進熱飲

句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句正曰索隱云熱而啜之是羹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

因反

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塗猶汚補曰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

腦塗地正義云反斗倒柄擊也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

笄笄也

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

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

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事亦見趙世家大事記元王元年晉趙無恤滅代解題代北狄之

別也其國在今蔚州史記誤以簡子卒在貞定王十一年十二年滅代今從外紀古文又云襄

子夏屋之後見史記行如虎狼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遂以為臨大利決

大計非用仁夫趙王之狼戾無親暴戾如狼大王

屠順之曰此舉趙之狼戾無親以恐動燕王

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大王割十城

乃却以謝趙王已八朝澠池補曰一本今効河

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此句無今字姚同秦下

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

有也濟北盧注云東至海益亦距燕云正曰且易水見前章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

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

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

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

裁如嬰兒補曰裁史註音在僅也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

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

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猶末也恒山之東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謂

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

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甚益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

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

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

張居正曰六國
懷於秦威而聽
張儀皆嬰兒哉
不獨燕王也
田蘇衡曰秦直
以六國為嬰兒

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
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大王割十城

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補曰一本今趙王姚同効河

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此句無今字姚同秦下

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

有也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正曰且易水見前章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

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

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

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
裁如嬰兒補曰裁史註音在僅也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

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

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猶末也恒山之東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謂

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

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甚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

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

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正哀

張居正曰六國
懷於秦威而聽
張儀皆嬰兒哉
不獨燕王也
田蕪齋曰秦真
以六國為嬰兒

穆孔暉曰苟欲見客遂不畏誣聖人傾詐之習如此

楊一奇曰昭于札賢亦有激而然也不得不然也雖然猶愈于不能然者

田汝成曰此處尚稱先生年必尊者
田藝蘅曰四句名言妙
張居正曰詘指作屈已

陸深曰隗之所陳說美矣但其所謂論致士之道為出于有意而非秉彛好德之良也然區區狗報怨之為亦不類三代之事

曰無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

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

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

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補曰西周等策有宮他未知即此人否

遣之彪謂是客也以隣國為壑者也魏王說因見燕客而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

將補曰一本此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先生

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

一本此有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

王之耻孤之願也記有此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

與臣處亡國與後處後僕拙指而事之屈在也

也猶言折節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

先彼而趨後彼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

已者至補曰一本人趨馮几據杖馮據眴視指

使則厠補曰音斯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眴仰目正

疾也後荀彧傳註暴怒眴藉叱咄當從足集韻

貌睢香萃反唐史音錘

戰國策卷九

三

穆孔暉曰苟欲見客遂不畏誣聖人傾詐之習如此

楊一奇曰昭于札賢亦有激而然也不得不然也雖然猶愈于不能然者

田汝成曰此處尚稱先生年必尊者
田藝蘅曰四句名言妙
張居正曰拙指作屈已

陸深曰隗之所陳說美矣但其所論致士之道為出于有意而非秉彛好德之良也然區區狗報怨之為亦不類三代之事

曰無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

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

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他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

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補曰西周等策有宮他未知即此人否

遣之彪謂是客也以隣國為壑者也魏王說因見燕客而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

將補曰一本此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先生

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

一本此有不足

王之耻孤之願也記有此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

與臣處亡國與後處後僕拙指而事之屈枉也

也猶言折節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

已者至補曰一本人趨馮几據杖也眴視指

使則厠補曰音斯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眴仰目正

疾也後荀彘傳註暴怒眴藉踐也

貌睢香萃反唐史音錐眴藉踐也

戰國策卷九

邵寶曰隗賢於
札之誠是也使
其未賢能無累
于明哉且後隗
而至者札之能
如隗乎不能如
隗是廣其途而
自塞之也聲之
動物尚矣以虛
致焉者未有能
得實應者也其
固哉

揚一奇曰士可
求也不可致也
從隗始以致士
故趨燕者皆可
致之士如樂毅
等輩也至于當
時命世亞聖之
才如軻者亦士
也能致之趨燕
否耶為隗者勸
君求得斯人而
委用之則地方
百里而可以王
矣又奚下齊七
十餘城如毅之
足云

按綱目斷曰
燕君日夜謀
齊之心無頃
刻置殆與勾
踐謀吳同軌
轍

咄呵也正曰咄呼俱呼其二反咄都活反下言
叱咄上有有咄字為復咄藉義亦不類當是咄藉
見韓策釋為跳躍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
此謂踉蹌躍跳藉也

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

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

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

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

不能得消人謂者也正曰楚世家消人見國語
帝昭云今之中消漢書顏注中消

官名居中而消潔也如淳
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

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

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
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

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

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記無今王誠欲致士先

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乎死問生

與百姓同其其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

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

戰國策卷九

邵寶曰隗賢於
札之誠是也使
其未賢能無累
于明哉且後隗
而至者札之能
如隗乎不能如
隗是廣其途而
自塞之也聲之
動物尚矣以虛
致焉者未有能
得實應者也其
固哉

揚一奇曰士可
求也不可致也
從隗始以致士
故趨燕者皆可
致之士如樂毅
等輩也至于當
時命世亞聖之
才如軻者亦士
也能致之趨燕
否耶為隗者勸
君求得斯人而
委用之則地方
百里而可以王
矣又奚下齊七
十餘城如毅之
足云

按綱目斷曰
燕君日夜謀
齊之心無頃
刻置殆與勾
踐謀吳同軌
轍

咄呵也正曰咄呼俱呼其二反咄都活反下言
叱咄上有有咄字為復咄藉義亦不類當是咄藉
見韓策釋為跳躍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
此謂踉蹌躍跳藉也

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

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

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

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

不能得消人謂者也正曰楚世家消人見國語
常昭云今之中消漢書顏注中消言於君曰請求之君

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

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

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

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

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記無今王誠欲致士先

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

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乎死問生

與百姓同其其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

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

戰國策卷九

戰國策卷九

戰國策卷九

戰國策卷九

戰國策卷九

揚一奇曰昔齊
伐燕取之今燕
伐齊取之乃報
復之私情非吊
伐之公義也
諸變曰報怨之
師可也取寶罷
過矣燒宮室宗
廟抑又甚焉仁
義之師不見矣

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
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
下者唯獨莒卽墨記同彪謂燕昭郭隗皆三代
人也欲為國雪耻君臣問對
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惟人之誼
也欲無與得乎哉臣後之對天下之格言市馬
之喻萬世之美譚太史公獨何為削之亦異於
孔氏刪修之法矣正曰立國用賢固三代之道
未可卽以為三代之人太史公固為踈畧然孔
氏刪修之法則不係此補曰大事記解題引國
策說苑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鴉冠子傳選篇
亦用隗言此則柳宗元所謂偽書取以充入者
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

趙之衆猶鞭笞也

御諸國如馬

使齊北面伐燕卽雖

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

密遣使者

散游士頓齊

兵

頓勞救

救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

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

說奉蘇子車十五乘

補曰姚本五十乘是

南使於齊謂齊

王

閔

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

興起之王補曰舉字恐因下誤

行必誅暴正亂舉無道

五旬舉

攻不義今宋王

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

屏廁也當作并匱路

揚一奇曰昔齊
伐燕取之今燕
復齊取之乃報
復之私情非吊
伐之公義也
諸燮曰報怨之
師可也取寶罷
過矣燒宮室宗
廟抑又甚焉仁
義之師不見矣

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
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

下者唯獨莒卽墨

記同彪謂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雪耻君臣問對

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惟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哉臣後之對天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譚太史公獨何為削之亦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正曰立國用賢固三代之道未可卽以為三代之人太史公固為踈畧然孔氏刪修之法則不係此補曰大事記解題引國策說苑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鴉冠子傳選篇亦用隗言此則柳宗元所謂偽書取以充入者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

趙之衆猶鞭笞也

御諸國如馬

使齊北面伐燕卽雖

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

密遣使者

散游士頓齊

兵

頓勞救之也

救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

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

說奉蘇子車十五乘

補曰姚本五十乘是

南使於齊謂齊

王

閔

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

興起之王補曰舉字恐因下誤

行必誅暴正亂舉無道

五旬舉之之舉

攻不義今宋王

偃射天咎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

屏廁也當作并匱路

田汝成曰此與後策終為一名字然而實則利也

李夢陽曰散齊以逞此游談之常策至謂因其強而強之因其廣而廣之於策無當

廁補曰周禮宮人為井區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區路廁也鑄諸侯之象即後章秦王所謂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

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太事且夫宋中國高腴之地記云齊之

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

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

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

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

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

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

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可以乘入之釁正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伐燕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

齊伐宋

此二十七年

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

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

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寓

名卑而

權輕奉

元作秦

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

楚淮北

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淺補曰此已申淮北明矣下文又曰必反宋地

田藝衡曰五名字自作又眼目

廁補曰周禮宮人爲井區注井漏井所以受水
潦鄭司農云區路廁也鑄諸侯之象卽後章秦
王所謂宋王無道爲木
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
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

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太事
記云齊之

伐宋也蘇代實啓之引且夫宋中國高腴之地

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

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

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

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

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

田汝成曰此與
後策終爲一名
字然而實則利
也

李夢陽曰敵齊
以逞此游談之
常策至謂因其
強而強之因其
廣而廣之於策
無當

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
矣蘇子所以告

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

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

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

可以乘入之釁正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

孟子所謂以燕伐燕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

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

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

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名卑而

權輕奉元作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

田藝衡曰五名
字自作文眼目

而歸楚之淮北肥大齊肥亦大也雖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

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

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

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

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雖而世負其禍矣

負猶荷也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國也

又加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也

正曰索隱云北夷謂山北狄附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之

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

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

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

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

福因敗而成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

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

於周室背秦而從使齊王盟補曰一本使使明於盡焚天下之秦符

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

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為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

柯維騏曰敗素雖無用而齊染紫以售重價智者舉事轉敗為功正類此也

陸深曰為燕謀而弄齊秦于股

掌蘇氏兄弟蓋天下第一舌也

而歸楚之淮比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

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

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

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

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

負猶荷也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國也

又加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

正曰索隱云北夷謂山北狄附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之

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

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

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

於周室背秦而從使齊王盟補曰一本使使明於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

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為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

柯維駟曰敗素雖無用而齊紫者舉事轉敗為功正類此也

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正曰姚本長賓之秦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為是按魏策秦王昭

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

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然而王賂與國

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

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

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

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

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

唐順之曰六國唯燕最弱即令少得志豈敢與齊秦並帝哉此所謂空言無施者

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

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

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

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

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

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

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敕躡革履也當作躡正日躡所綺反說文

舞履也徐云謂足根不正納履也今王之不收

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

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正曰姚本長賓之秦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為是按魏策秦王昭

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

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

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

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

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

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

君二君秦所重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

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

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

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

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

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

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

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敕躡革履也當作躡正

舞履也徐云謂足根不正納履也今王之不收

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

引漢志邯鄲女跣躡字與躡從通

今王之不收

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

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

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

唐順之曰六國唯燕最弱即今少得志豈敢與齊秦並帝哉此所謂空言無施者

張居正曰伐作危

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

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

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

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正然補曰然則王何

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

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

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

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

莫可乃召蘇氏王曾策言魏出之之宋宋善待

陸彛曰蘇代一
言燕國以斬昭
王誅於名高之
誘乃反蘇氏而
善之可謂云仇

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勸之尊齊擯秦而說
秦已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

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代事前後固

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為說子噲之類代為

燕間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

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傳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

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鮒衛卿兼此三行以

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
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

張居正曰伐作危

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

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

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

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正然補曰然則王何

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

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

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

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

莫可乃召蘇氏王曾策言魏出之之宋宋善待

陸彛曰蘇代一
言燕國以斬昭
王誅於名高之
誘乃反蘇氏而
善之可謂云仇

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勸之尊齊擯秦而說
秦已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
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代事前後固
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為說子噲之類代為
燕間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
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留宋而為之復善待
說燕哉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尤失之也

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傳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

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鮒衛卿兼此三行以

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

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

許應元曰凡也
數言傷敗曩倫
不可以訓又撥
拾其兄之餘餒
以欺世主可獸
可厭

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
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
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鮒則不過不竊人
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
達不苟取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
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
完又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
營丘楚不出䟽章地三王代立五伯改政皆以
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

籠竹屬渤何為煩大王之廷邪煩澆昔者楚取章武

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

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言同軌揆其兵之強弱揆度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

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

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
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

張洲曰燕家小
弱自春秋時尚
不得與中國會
盟何能攻得周
之上地蓋言周
以上地與燕其
後削弱失去之
耳苟為無失此
地則漸可強大
以朝諸侯也
唐順之曰兵志
曰知彼知己百
戰百勝不自量
其弱強而謀人
者鮮不覆矣

戟砥劔

矜矛柄戟蓋為矜施戟砥柔石所以礪也

登丘東嚮而歎是

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

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

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

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

為燕間齊

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

補曰與平聲姚本下復有

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

負言皆倚床立

陸深曰不得蓋畢語反辭今人猶然

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

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

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

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

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

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

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

殺吾主

補補曰此宜有王字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

田汝成曰即前策不信人忠信等字

臣藝衡曰亦前蘇秦之言

戟砥劔矜矛柄戟蓋為矜施登丘東嚮而歎是

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

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

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

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

為燕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補曰與平聲

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負言皆

字未能不得此屬皆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

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

陸深曰不得益
畢語反辭今人
猶然

田汝成曰即前
策不信人忠信
等字

臣藝衡曰亦前
蘇秦之言

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

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

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

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

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

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

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

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

殺吾主補補曰此
宜有主字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

之躡踰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

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

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

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

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

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

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補曰

此策說見前蘇秦章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沈州謂欺曰訑

補曰訑徒案反或作誣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

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

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

銜救而不售救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救者

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

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彪謂訑亦吾所惡而實不

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已則否正曰利誣謾之人以為用此不正之論

也使過之道不類使愚使貪使勇亦謂御得其道耳非此之謂也

蘇代謂元作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

唐順之曰自銜自媒士如醜行忠信廉潔莫如孔子魯人用之三月大治奚以訑者言也吳鮑之說均非使愚使貪雖在御得其道然用人之道也或不得已而行之交戟之中耳

之躡踰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

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

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

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

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

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

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補曰

此策說見前蘇秦章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沈州謂欺曰訑

補曰訑徒案反或作誣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

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

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

衒救而不售救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救者

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

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彪謂訑亦吾所惡而實不

可廢古者使功使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已則否正曰利誕謾之人以為用此不正之論

也使過之道不類使愚使貪使勇亦謂御得其道耳非此之謂也

蘇代謂元作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

唐順之曰自衒自媒士如醜行忠信廉潔莫如孔子魯人用之三月大治奚以訑者言也吳鮑之說均非使愚使貪雖在御得其道然用人之道也或不得已而行之交軼之中耳

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惡趙令齊絕於

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

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

召蜀子齊將正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使齊

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

下文所云是以為不若逃而去之以韓蘇子也

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

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為已請齊正日無

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

陸深曰與一作

陸深曰遁取陰

三

如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正日謂告

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人所告奉陽

臣故知入齊之

有趙累也言趙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奮不顧

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

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

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

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言

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正日一本公王按字

戰國策卷九

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惡趙令齊絕於

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

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

召蜀子齊將正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使齊

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

下文所云是以為不若逃而去之以韓蘇子也

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

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為已請齊正日無

為趙言於齊也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

陸深曰與一作

陸深曰遁取陰

如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正日謂告

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人所告奉陽

臣故知入齊之

有趙累也言趙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奮不顧

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

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

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

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日代稱奉陽之言

齊王使公玉日齊人姓名正日一本公王按字

勻者虞欲反隸始加點以別字新序有公命說

玉母史公玉帶此公玉姓也此疑有缺誤

奉陽名補曰說即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

先之訛說見趙策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

反前下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

類此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

無考鮑因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正

欲攻宋章以三晉劫秦使順也其之恐即此人

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讐見之

如元作無厲補曰無今賢之兩之

謂與之並處已矣吾無齊矣

之怒甚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

君也因是而倍之

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柰何也故

齊趙之合苟可循也

是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

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

可因而代不徵則三國皆惡代矣然二國而後

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

戩國策卷九

陸深曰倍燕因齊不信趙與奉陽君遂倍齊苟可循也句疑有訛註皆不通或可上當有不字方接得下文或可即不字訛代意謂使代死而齊趙不相順可也便齊趙以交之分為由於代惡之而復相順此代所以為患而未死也

君也待之為小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正不

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柰何也故

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順燕死不足以為臣患本代

是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補

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

可因而代不徵則三國皆惡代矣然二國而後

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

戩國策卷九

戩國策卷九

勻者虞欲反隸始加點以別字新序有公命說

玉母史公玉帶此公玉姓也此疑有缺誤

奉陽名補曰說即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

先之訛說見趙策類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

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

無考鮑因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正

欲攻宋章以三晉劫秦使順也其之恐即此人

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讐見之

如元作無厲補曰無今賢之兩之

謂與之並處已矣吾無齊矣

之怒甚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

君也因是而倍之

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

齊趙之合苟可循也

以二國之合必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

害國之利也故已之逃不足以為臣耻為諸侯不

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

厲史音賴見秦策死不足以為臣患及然而臣

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

可因而代不欲則三國皆惡代矣然二國而後

陸深曰倍燕因齊不信趙與奉陽君遂倍齊苟可循也句疑有訛註皆不通或可上當有不字方接得下文或可即不字說代意謂使代死而齊趙不相順可也便齊趙以交之分為由於代惡之而復相順此代所以為患而未死也

相効交後人見其不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

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

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

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

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補曰一本不若

逃而去之詐以罪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

行至而為之取秦言勁齊以怒趙深結趙以勤之此勁

趙自燕結之勤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

為之不補累燕正曰臣雖為之累燕下文引奉

陸深曰代既不死而為逃又謂韓魏之順皆由於齊于是取秦而深結以勤之則三國不順而近於相攻雖為之逃也

不累奉陽君告朱謹曰亦代蘇子怒於燕王之

不以吾故以用也吾弗子相子謂謹正又不子

卿也補曰一本不子相又不子殆無燕矣其疑

至於此燕王善代而奉陽故臣雖為之不累燕

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又不欲王欲猶須也言

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伊尹再逃桀而之湯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

須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

而之吳果與栢元作伯正曰古字通古今舉之

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

陸深曰疑疑代之無燕也不欲王不欲燕用代也

陸深曰伊尹而下終上文逃之策且舉而下再申所以逃之善反覆言死言逃王於紛齊益齊得趙猶不紛故紛齊在於絕趙于齊此伐之本旨也然游詞甚失

相効

交後人見其不可因而効已

是臣之患也

患其後時若臣死

而必相攻也

齊趙相攻

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

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

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

死人之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補曰一本不若

逃而去之詐以罪逃去

臣以韓魏循自齊

言逃燕則自韓魏順

行至而為之取秦

言勁齊以怒趙

深結趙以勤之

此勁趙以

怒齊也結亦以韓魏

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

為之不

補累燕

正曰臣雖為之累燕下文引奉陽君之言而釋之曰臣雖為之

陸深曰代既不死而為逃又謂韓魏之順皆由於齊于是取秦而深結以勤之則三國不順而近於相攻雖為之逃也

不累燕

奉陽君告朱謹曰

亦代稱之

蘇子怒於燕王之

不以吾故

以用也吾指奉陽

弗子相

子謂謹正曰子謂代

又不子

卿也

補曰一本不子相又不子卿也予亦為蘇子自予也

殆無燕矣其疑

至於此

燕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怒燕者疑也

故臣雖為之不累燕

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

又不欲王

欲猶須也言其自相攻不

伊尹再逃桀而之湯

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逃湯而之桀六字姚本

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

而之吳果與栢

元作伯正曰古字通古今人表栢虎栢益栢樂之類

舉之

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

陸深曰疑疑代之無燕也不欲王不欲燕用代也

陸深曰伊尹而下終上文逃之策且舉而下再申所以逃之善反覆言死言逃王於紛齊益齊得趙猶不紛故紛齊在於絕趙于齊此伐之本旨也然游詞甚失

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

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

所云張儀逃於楚傳不書正曰即儀至楚之事白圭逃於秦詳未

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

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載不乘車也逃出於

關齊緡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囚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閔三晉稱

以為好補補曰士士士恐有缺字故舉大事逃

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

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歸有光曰燕之謀復齊非一日矣豈以一不勝更圖復合哉昭王為此言以杜齊客之爭耳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

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

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

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齊合補曰一本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

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

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志彪謂此

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聊為之此其所以不王也補曰當此以下紀述者之辭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

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音的予也

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

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

所張儀逃於楚傳不書正曰即儀至楚之事白圭逃於秦未詳

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

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載不乘車也逃出於

關齊縉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囚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閔三晉稱

以為好補補曰士士士太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

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

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歸有光曰燕之謀復齊非一日矣豈以一不勝更圖復合哉昭王為此言以杜齊客之爭耳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

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

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

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齊合補曰一本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

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

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志彪謂此

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聊為之此其所以不王也補曰當此以下紀述者之辭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

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音的子也

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

幣薄燕因合於魏魏補補曰姚本有此字得燕元作趙正日魏曰得

趙燕因合於魏而得趙也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

淄此二

燕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間猶

去聲致隙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

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

而陽攻以疑齊正日晉令人代令謂閔王曰燕

田汝成曰不知當時齊國諸臣何在而任蘇代之弄嬰王也恐無是事

許應元曰閔王蓋居王也老成故舊無可倚者矣

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噲所失燕兵

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

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

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

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

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

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他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

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

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

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

幣薄燕因合於魏魏補補曰姚本有此字得燕元作趙正日魏曰得

趙燕因合於魏而得趙也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

淄此二

燕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間猶

去聲致隙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

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

而陽攻以疑齊正日晉令人代之謂閔王曰燕

地名下文云晉下可見

田汝成曰不知當時齊國諸臣何在而任蘇代之弄嬰王也恐無是事

許應元曰閔王蓋弄王也老成故舊無可倚者矣

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噲所失燕兵

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

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

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

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

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

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他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

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

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

晉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

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

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

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

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正曰據此策則燕取

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陽疑字誤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反狸則正義說

亦未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

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

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

何景明曰以閔王之昏庸而當蘇代之險詐齊其得全乎况又以昭王之堅忍樂毅之善師耶

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

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

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

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

皆嘗隙而復善之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糜爛人之民人以行其

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補曰蘇代傾詐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於

張儀矣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

口事言人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曰臣貴於齊

晉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

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

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

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

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

狸陽城正曰據此策則燕取

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陽疑字

誤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反狸則正義說

亦未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

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

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

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

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

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

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

皆嘗隙而復善之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

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糜爛人之民人以行其

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於

齊乎補曰蘇代傾詐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於

張儀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

口事言人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曰臣貴於齊

何景明曰以閉
主之昏庸而當
蘇代之險詐齊
其得全乎况又
以昭王之堅忍
樂毅之善師耶

張居正曰為人
間者均有此六
患

舉國受其害

三

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
臣望猶齊有不善謂惡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

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元作
臣質猶臣之所重處重留元作卯正曰一本卯

當平聲重卯猶言累卯謂也重猶難也留謂王
已處危也上文恐多重字

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

眉也言無可疑補曰列眉未詳一本猶剗列者

也剗列者斬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

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與

何洛文曰以即
用也

王世貞曰為人
臣者不患人之
譏而患已忠信
之不立以蘇代
之傾險其能免
人之讒耶

之言曰王與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於成事而

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正及五年齊數出

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與齊謀趙

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

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行其兵

以他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且

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已賤

謀補曰一本犬馬駮姚今王又使慶燕臣今臣

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補曰

戰國策卷九

七

張居正曰為人
間者均有此六
患

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
臣望猶齊有不善謂惡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

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元作

臣質猶臣之所重處重留元作卯正曰一本卯

當平聲重卯猶言累卯謂也重猶難也留謂王

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

眉也言無可疑補曰列眉未詳一本猶刻列者

也刻列者斬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

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與

何洛文曰以即
用也

王世貞曰為人
臣者不患人之
譏而患已忠信
之不立以蘇代
之傾險其能免
人之讒耶

之言曰王與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於成事而

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正及五年齊數出

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與齊謀趙

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

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行其兵

以他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且

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已賤

謀補曰一本犬馬駸姚今王又使慶燕臣今臣

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補曰

王苟欲用之無中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驛臣
間五字文義為勝 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驛臣
驛釋同見鄒忌說琴補曰魏世家如耳云 專
以秦驛衛張儀傳驛之索隱云古釋字 專
元

郭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謂

為人間者均有此六患非燕昭之明代其危哉
功成矣猶不能為此尾况他人乎代之謀齊亦
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補曰此策蓋代
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
未詳燕昭即位志復齊讐非一日矣樂毅以趙
亂造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
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為
之間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
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
也蓋毅之為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此以勝何
假乎代之為哉代之傾詐反覆效用於燕
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倚以成功也

陸深曰言秦之
情獨此無游詞

茅坤曰蘇代說
燕大略祖凡秦
以破六國之事
秦人而其議論
不逮秦遠矣

馬觀曰行暴二
字一篇關鍵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
約猶 曰楚得

枳屬巴而國亡
皆魏失地秦昭此七 齊得宋而

國亡卽此二十八年入臨淄齊楚不得以有枳

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
言此

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告楚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蜀地之

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補乘夏水江夏

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正曰索隱云夏

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
可見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

董份曰此篇曲
盡秦之強詐反

王苟欲用之無中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驛臣
間五字文義為勝
 驛釋同見鄒忌說琴補曰魏世家如耳云專元
 以秦驛衛張儀傳驛之索隱云古釋字
 郭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盈願彪
 為人間者均有此六患非燕昭之明代其危哉
 功成矣猶不能為此尾况他人乎代之謀齊亦
 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補曰此策蓋代
 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
 未詳燕昭即位志復齊讐非一日矣樂毅以趙
 亂造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
 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為
 之間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
 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
 也蓋毅之為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此以勝何
 假乎代之為哉代之傾詐反覆效用於燕
 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倚以成功也

陸深曰言秦之
 情獨此無游詞
 茅坤曰蘇代說
 燕大略祖凡秦
 以破六國之事
 秦人而其議論
 不逮秦遠矣

馬觀曰行暴二
 字一篇開鍵

董份曰此篇曲
 蓋秦之強詐反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曰楚得

枳屬巴而國亡皆魏失地秦昭此七齊得宋而

國亡即此二十八年入臨淄齊楚不得以有枳

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

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告楚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蜀地之

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補乘夏水江夏

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正曰索隱云夏

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
 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

巴乘夏水下漢補曰一本四日而至五渚史註

庭正曰今詳本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寡人

積甲宛東下隨屬南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喻易也正曰射隼見王

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范

韓少曲補曰本文少曲高平正義一日而斷太

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即二日而莫不盡繇我

近武遂韓墳墓所在者

董份曰盡繇言
韓徵民繇後為
備國騷動之意

繇由同正曰索隱云繇離两周而觸鄭五日而

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

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正曰安邑

時屬趙卷見魏策正義云卷猶斷絕軌免反太

原當為太行蓋曰秦舉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

則韓氏太行斷絕也按趙策秦舉安邑而下軼

塞女戟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據此

元作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

杜預云在蒲州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

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榮口榮澤之口補曰索隱

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然大

陸深曰封當如
封函谷之封

此八說皆出
又曰商周五帝

巴乘夏水下漢補曰一本四日而至五渚史註

庭正曰今詳本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寡人

積甲宛東下隨屬南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喻易也正曰射隼見王

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范

韓少曲補曰本文少曲高平正義一日而斷太

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即二日而莫不盡繇我

董份曰盡繇言韓徵民繇後為備國騷動之意

陸深曰封當如封函谷之封

繇由同正曰索隱云繇音搖搖動也我屬下句離两周而觸鄭五日而

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

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正曰安邑

時屬趙卷見魏策正義云卷猶斷絕軌免反太

原當為太行蓋曰秦舉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

則韓氏太行斷絕也按趙策秦舉安邑而下軼

塞女戟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據此

元作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

杜預云在蒲州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

弩在前鉅戟在後決榮口榮澤之口補曰索隱

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然大

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

口徐註紀年日敖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註河水舊

在白馬縣南決通齊陽黃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史作外黃濟陽大事記作黃齊陽說

又見秦策宿胥虛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

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補曰一本作寫

蓋古象字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

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

董份曰雕木而為寫意奇又曰前說正告此乃詭告也

吳曰曰蘇代約燕王不朝秦言秦之行暴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以詐欺詒諸侯以成其攻取自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起其下告楚告韓告魏之言此以威恐

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補曰一本人作王姚同

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

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補曰藺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姚

註石字三本同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

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鄧曰寡人

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正曰正義云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蓋均

也補曰見楚策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

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

蓋份曰雕木而為寫意奇又曰前說正告此乃詭告也

吳曰曰蘇代約燕王不朝秦言秦之行暴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以詐欺詒諸侯以成其攻取自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起其下告楚告韓告魏之言此以威恐

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

口徐註紀年日教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註河水舊

在自馬縣南決通齊陽黃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史作外黃濟陽大事記作黃齊陽說

又見秦策宿胥虛頓丘並見秦魏策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

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補曰一本作寫

蓋古象字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

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

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補曰一本作王姚同

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

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補曰藺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姚

註石字三本同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

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鄧曰寡人

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正曰正義云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蓋均

也補曰見楚策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

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

我圖策卷九

賜諸侯以事秦也
也遺燕者以膠東而下所以繳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此以詐欺詔告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秦村如此其大素又行暴之甚此言秦用詐力洞燭其情

馮觀曰遺燕以下五句所以綴前欲攻安邑以下之語

林中

補曰見魏策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

膠東國故齊國項紀

註即

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

元作

公子

延

秦子正

因犀首攻趙

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姚同索隱云

謂連兵相屬也

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

則以葉蔡委於魏

補曰馬陵葉蔡並見前史離石作譙石馬陵作陽馬索隱

云並趙地名

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

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

嬴謂勝舅謂穰侯

遣

燕者曰以膠東

遣謫同補曰遣即上所謂因以為罪者

適趙者曰

以濟西遣魏者曰以葉蔡遣楚者曰以塞鄆阬

遣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

補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

也用兵如刺蜚

集韻蟲名喻易也補曰蜚匪微反又上去二音一本刺繡姚註

云錢本添入蜚字

母不能知

補曰一本知作制姚同

舅不能約龍

賈之戰

魏襄五年秦拔我龍賈軍補曰此據世家年表在二年大事記從年表云魏惠

王後

岸門之戰封陵之戰

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恐岸亭在穎韓

註記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穎川正曰哀當作襄封陵見封冀註補曰岸門之戰報王

元年當韓宣

高商之戰

史不

趙莊之戰

趙肅侯十三年

趙莊與秦

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

者皆死秦之孤也

補曰死於秦者之孤

西河之外上雒之

竭諸侯以事秦也
也適燕者以膠東而下所以繳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此以詐欺詔告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秦村如此其大素又行暴之甚此言秦用詐力洞燭其情

馮觀曰適燕以下五句所以繳前欲攻安邑以下之語

林中補曰見魏策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

註即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公子

延秦子正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

謂連兵相屬也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

則以葉蔡委於魏補曰馬陵葉蔡並見前史離石作譙石馬陵作陽馬索隱

云並趙地名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

太后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毋羸謂勝舅適

燕者曰以膠東適謫同補曰適即上所謂因以為罪者適趙者曰

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

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

也用兵如刺蜚集韻蟲名喻易也補曰蜚匪微反又上去二音一本刺繡姚註

云錢本添入蜚字毋不能知補曰一本知舅不能約龍

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拔我龍賈軍補曰此據世家年表在二年大事記從年表云魏惠

王後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恐岸亭在穎韓

註記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穎川正曰哀當作襄封陵見封冀註補曰岸門之戰報王

元年當韓宣高商之戰史不趙莊之戰趙肅侯

趙莊與秦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

者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

陸深曰蘇代諸說唯此深穩動合事机

田藝蘅曰代厲皆以壽死亦豈天幸哉

唐順之曰乘人之危者不詳况人之議其後乎吳越之事千古之龜鑑也

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正曰西

河上雜魏地三川韓地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

之秦者補曰之下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

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

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

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彪謂秦之

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

橫之成天幸也補曰文甚明快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

恢曰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

之奇不用此除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伏

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圖

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隣張孟談皆救

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

補曰一本遺作道下而無元作使除患無至者

今與補曰一本以百金送公也公謂不如以言

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文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

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救以霸今王之

陸深曰蘇代諸說唯此深穩動合事机

田藝蘅曰代厲皆以壽死亦豈天幸哉

唐順之曰乘人之危者不詳况人之議其後乎吳越之事千古之龜鑑也

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

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正曰西

河上雜魏地三川韓地言秦已得三晉之半也

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

之秦者

補曰之下

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

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

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

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代傳有在伐齊事後彪謂秦之

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

橫之成天幸也補曰文甚明快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

恢曰使除患無至

除之使不至

易於救患伍子胥宮

之奇不用

此除患者

燭之武

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

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圖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隣張孟談皆救隣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

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

謂救患者

補曰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姚同義是

而無

元作先

使除患無至者

今與

補曰一本作予姚同

以百金送公也

公謂楚使

不如以言

公聽吾言而說趙王

文

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

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

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

兵乘元作承正曰此書乘承通後昌國君章有王之西是使弱趙居

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

之熟計之也使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

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仕魏而為燕者為燕亦

所以為魏也正曰無據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

過易水蚌方出曝蚌廬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蚌將雨鳥

合而箝其喙箝箝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

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

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補曰姚註謠語

諺詩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即見蚌脯此則叶韻然不聞

蚌鷸得兩則解也陸農師讀兩作兩兩謂開口恐別有據愚按韻補蚌叶彼五反鷸知將兩兩

即解去爾○一本箝作相字通鷸音聿亦有衍音今趙且伐燕燕趙久

相攻以救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

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曰燕惠武成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

考

戰國策譚椒卷第九上終

歐大任曰重出而少異當并較之

張洲曰自下遊刺虎之說出而後世遞相祖述或為田父之說或為蚌鷸之說皆深中事宜使人悽然

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

兵乘元作承正曰此書乘承通後昌國君章有王之西是使弱趙居

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

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

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仕魏而為燕者為燕亦

所以為魏也正曰無據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

過易水蚌方出曝蚌廬也而鵠啄其肉鵠知天蚌將雨鳥

合而箝其喙箝箝也鵠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

歐大任曰重出而少異當并較之

張洲曰自卡遊刺虎之說出而後世遞相祖述或為田父之說或為蚌鵠之說皆深中事宜使人悽然

有死蚌蚌亦謂鵠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

死鵠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補曰姚註謠語

諺詩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即見蚌脯此則叶韻然不聞

蚌鵠得兩則解也陸農師讀兩作兩兩謂開口恐別有據愚按韻補蚌叶彼五反鵠知將兩兩

即解去爾○一本箝作相字通鵠音聿亦有衍音今趙且伐燕燕趙久

相攻以救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

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曰燕惠武成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

考

戰國策譚椒卷第九上終

皇朝經義考卷九

卷九

信父也惠王曰善以止惠王時又此策卻不取五日燕惠走趙昔與故

勝文以煇大煇曰忍怒秦之為燕父也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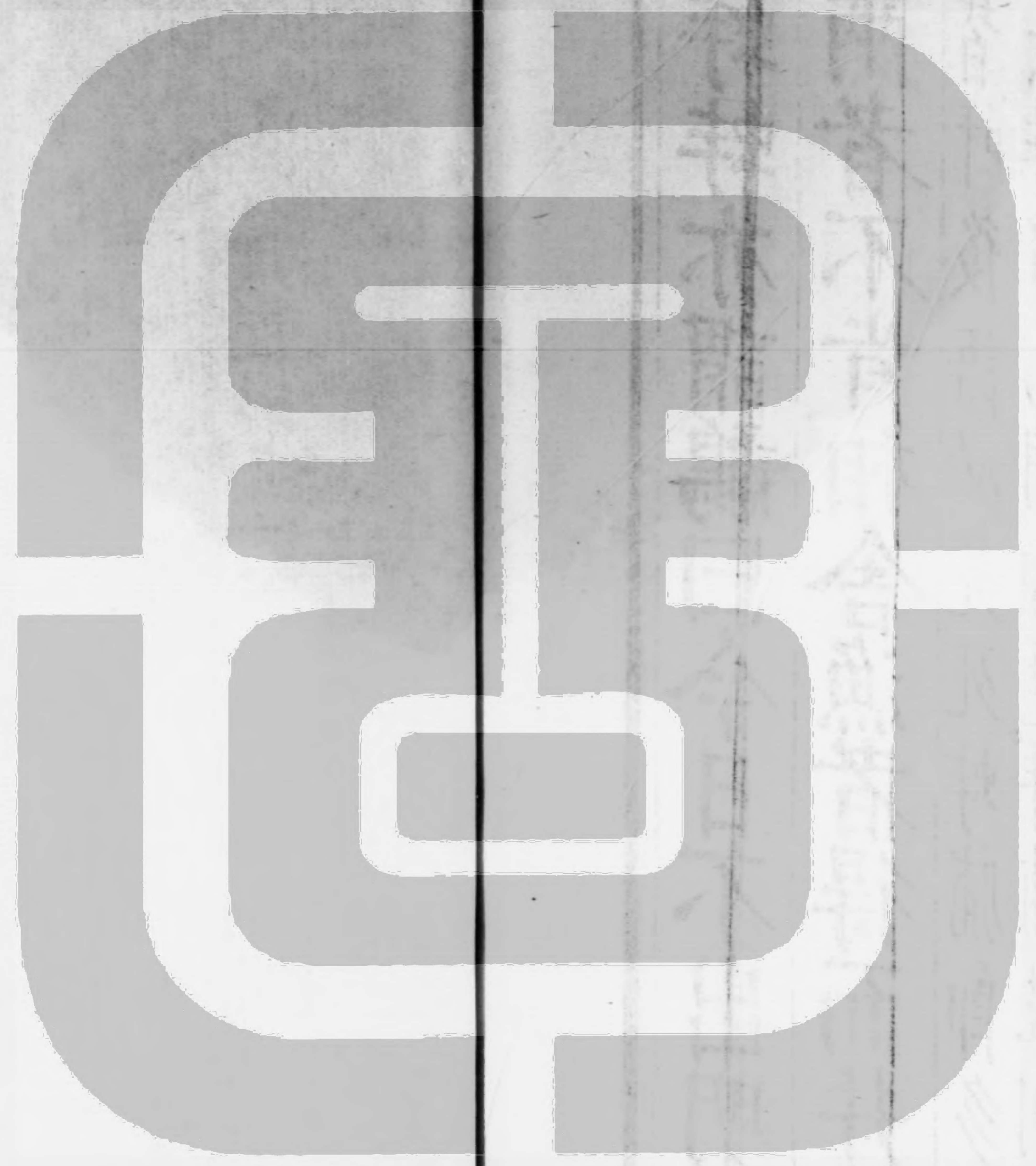
今故且外燕燕鐵人

一守燕文

一守燕文

一守燕文

一守燕文



程